

## 楔子 ·【死別】

一輛精美馬車在將日城的街道上狂奔，穿透霧海，如電疾馳，時值深夜，馬車聲在夜色裡急促得教人膽戰心驚。

在一幢恢宏的宅邸前，馬車尚未停穩，坐在馬車廂裡的人便已迫不及待地開了車門，一下躍下了馬車。

「爺！」駕馬車的男子跟著躍下，疾步跟上男人的腳步。

男人疾步如飛，幾乎是足不點地，不走偏廊，直接踏過小徑，躍上屋頂，直朝宅邸的北邊小院落而去。

小院落名為葫蘆齋，紅磚牆上爬滿了綠藤，朵朵白花隱藏在綠葉裡吐露芬芳，在他身影掃過瞬間，白花輕擺搖曳著。

「夫人呢」一進院落，便見房門內外已有不少丫鬟等候差遣。

一聽問話，所有丫鬟回頭瞬間，全數屈膝跪下。「爺……」一個個顫巍巍地話不成句，甚至裡頭還傳出陣陣抽泣聲。

壓抑的哭泣聲，聽在他的耳裡彷彿冬雷般，震得他幾乎站不住腳。

跟在身後而至的男人御門聞聲，幾乎愣在當場。

葫蘆齋的主子，是他的妹子，從小就在這衛家長大，受爺青睞，兩人總是形影不離，最終生出情緣，然而妹子身為奶娘之女，身分太低，配不上身為皇商的爺，於是遭到老夫人百般阻撓，儘管如此，爺還是破例將她收為妾。

如今妹子有喜快足月，昨天在尋陽城收到消息，說是她身子有異，爺立刻從尋陽城趕回，豈料……御門看著一個個跪在地上的丫鬟，她們都與妹子交好，情同姊妹，如今全都跪在一塊，她……走了嗎？

衛凡抽緊下巴，大步直朝房門而去，有位丫鬟立刻起身阻止。「爺，女子生產多晦氣，爺不能進房。」

「退開！」他低斥著。

「爺……」丫鬟嚇得立刻跪伏在地，抽噎地道：「就算爺要進房，也得等嬪嬪和如霜替夫人淨完身……」

衛凡胸口一窒，像是快不能呼吸，妖野的魅眸垂斂，看著跟著跪伏在地的一干丫鬟。

「淨什麼身？初生產，怎能沾水」像是要逼出梗在喉口上的一口氣，他幾乎是重聲咆哮著。

御門傻愣地看著緊閉的房門，不敢相信他那愛笑愛鬧的妹子竟真的走了。

驟地，房門從裡頭拉開，一抹疲憊的身影就立在衛凡面前。「爺……」女子面貌清冷秀雅，雙眼噙著淚水。

「如霜，誰准你替夫人淨身的」他低咆著，目色狂亂，壓抑著恐懼。

被喚為如霜的丫鬟，幾次啟口都說不出話，噙在眸底的淚水不斷地滾落。

那淚水如雨，看得他又懼又顫，不願相信，不肯相信，不想再等她回答，他逕自踏進房內，就見負責接生的嬪嬪抱著襁褓中的嬰孩迎面走來。

「賀喜爺，夫人產下一名千金，瞧這眉眼就和夫人如出一轍。」嬪嬪擠出比

哭還難看的笑臉。

衛凡看也不看一眼，繞過屏風，直朝那四柱大床而去。

而她，就躺在床上，身穿著她最喜歡的白底印花襦衫，一頭長髮束成髻，簪上玉釵步搖。

腳步愈近愈沉重，只因當走得愈近，入目的情景愈是消滅他緊抓的一絲希望。

那張總是白裡透紅的小臉，如今竟青慘得可怕，空氣中還瀰漫著一股鐵鏽的氣味，梨花木的床沿竟還沾著怵目驚心的血。

腳步終於停下，他無法動彈。

「……葫蘆，我回來了，還不起身迎接我？」好半晌他才啞聲喃著。

然而躺在床上的人兒早已沒了生息，平靜得沒有一絲反應，房內靜謐得可怕，靜得連他自個兒的呼吸聲都聽不見。

「怎麼……就這麼小心眼，不過是弄髒妳的沙畫，就跟我嘔氣，不理我了？」他輕輕地在床畔坐下，輕攏她頰邊的髮。「起來吧，我走了一趟尋陽城，把妳喜歡的彩沙都找齊了，而且還找到了妳最喜歡的純白色和翠綠色，起來瞧瞧吧。」

站在房門邊的御門聞言，不由得和如霜對視一眼，而手裡還捧著嬰孩的嬾嬾更是不知所措地走向門邊。

「葫蘆，我真是把妳給寵壞了不成？都跟妳賠罪了，妳還拿喬？」字句帶著不快，可偏偏那張不帶血色的臉卻是淡揚著寵溺的笑。「到底是誰栽在誰的手裡？這輸慘的人一直都是我的，是不。」

「爺……」御門上前輕聲問著，從他的角度根本看不清他的臉，無法判斷他此刻是什麼表情。

「別氣了，起來吧……再不起來，我可是要毀了那張沙畫了。」他語帶威脅，滿臉卻仍是疼寵的笑，大手輕觸她的手，冰冷寒意教他心頭狠狠一顫，隨即揚聲低斥，「混帳東西！夫人的手凍成這樣，也不會替她添張被子」

那怒吼聲教原本安靜沉睡的嬰孩突地放聲大哭，敲碎了一屋子弔詭的寂靜。

如霜聞言，雙膝跪下，在地上發出聲響。「爺……是奴婢的錯，奴婢沒將夫人照顧好，夫人不知怎地動了胎氣，提早生產，結果卻血流不止……」她淚流滿面地趴伏在地。

她和夫人從小一起長大，兩人情同姊妹，然而她卻只能束手無策地看著夫人在面前嚥下最後一口氣，她心痛如絞，再多淚水也洗不去心底的痛。

衛凡身形晃了下，若有所思地垂下眼。

御門一個眼神，要嬾嬾上前，隨即抱過手中的嬰孩。「爺，瞧瞧吧，這是你和夕顏的女兒，瞧瞧，這眉眼多像夕顏。」

「……出去。」他啞聲喃著，看也不看一眼。

「爺？」

「我說……」衛凡冷聲抬眼，聲薄如刃。「出去！」

御門見狀，只能先抱著孩子，要眾人一起退出房外。

衛凡靜靜地凝睇著他唯一愛過的女人，輕掐著她冷而發硬的頰，緩緩地抹去她臉上的水漬，然而愈是抹，水漬卻愈多，溫熱而鹹澀。

葫蘆，他唯一的愛，在他備受壓抑的年少時光裡，一再地撫慰著他，堂而皇之地踏進他的心底。

他是家中獨子，身為皇商之子，從小身邊便跟了三四個夫子在旁，教導他各種學業，他沒有喊累疲憊的權利，只能一再苦讀學習，有時被逼得發狂，總會躲到府中園林喘口氣，而那時他瞧見了和他同月同日生的小丫頭，算了算時日，她出生已三個月，小臉白嫩，大眼圓亮，咧開無牙的嘴朝他笑著。

她從不知道，她的笑容對他而言，有多珍貴。

此後，他常到奶娘的僕房走動，抱著她背商經，唸疊數，教她牙牙學語，陪她踏出第一步路，抱著她入懷，一如當年娘尚在世時抱著自己那般。

寵著她疼著她，不知不覺地把心也交給了她，最終卑鄙地和她談了筆買賣，就只為了將她留在身邊一輩子——

「……只要一茶一餅一抹笑？」才十二歲的夕顏不解地眨著眼，甜軟童音喃喃問著。

「對，當我的妻，我只要妳一茶一餅一抹笑，而妳會得到我的一切，葫蘆……這買賣如此划算，妳要是不點頭，那就是傻得無藥可醫了。」

「我不叫葫蘆。」她鼓起腮幫子，真不喜歡他老叫自己葫蘆。

「夕顏就是葫蘆，葫蘆就是夕顏，有何不同？倒是妳，這買賣到底成不成？」

她噘起小嘴，一臉不以為然地說：「天底下哪有這種買賣？小爺提這買賣才是傻得厲害。」

「妳這丫頭真是忘了身分，這般說話頂撞我，不怕惹惱我？」

「哼，我才不怕小爺呢。」她抬眼笑得俏皮又得意，雙手叉在不盈一握的腰肢上。「要是沒了我，誰給小爺泡最愛的茶？要是沒有我的笑容，誰能解得開小爺緊鎖的眉頭？誰替小爺止住淚？」

她有著黛眉琉璃眼，秀鼻菱角唇，揚笑時雙眼熠熠生光，正是含苞欲放的清雅秀美，尤其是那得意斜睨的目光，還有那比平常還要泛紅的粉頰，教他更加心旌動搖。

忍不住的，他將她輕擁入懷，啞聲喃道：「快點長大吧，葫蘆……」他不承認他在她面前哭過，只不過是爹去世得太早，讓他有些遺憾罷了。

他早早將她定下，然而卻因為二娘阻撓，直到她十六歲才將她迎娶過門，而且無媒無聘無婚禮，因為她只是個妾。

但無妨，有一天，他會讓她成為唯一的妻，唯一的妻……

「葫蘆……妳太貪睡了……」他低啞嗓音喃喃著。「為什麼不等我……妳那麼怕黑，沒有我，妳怎麼辦……」

她總是念著他、顧及他，可她有沒有替自己想過？而他卻什麼都還來不及為她做。

一日後，葫蘆齋的寢房門依舊緊閉，儘管夜深沉，下人們亦全守在寢房外，無人敢踏進房內一步，直到烈陽城的一位掌櫃疾馬來到。

「爺，路家木材已經全被盧當家給標下了，這該如何是好？」掌櫃不住地拍著房門。

御門未加阻止，就盼商場上的事能夠轉移主子的悲傷，要不，該怎麼將夕顏下葬？

如他所料，好一會門板打開，衛凡徐徐走出房門外，他面容憔悴，深沉晦黯的眼佈滿血絲，下巴滿是青鬚，就連錦袍都發皺著。

「爺。」御門隨即抱著嬰孩向前一步。

衛凡疲憊地垂眼，看了眼他抱在懷裡的嬰孩，隨即看向掌櫃。「無所謂。」再看向如霜，沙啞吩咐，「府內全都點上燈。」話落，隨即又步回房內。

如霜聞言，不禁看向御門，他抱著懷裡的嬰孩，無奈嘆口氣。

## 第一章 ·【歸來】

一抹纖瘦的身影坐在書案前，從背影看去，似乎聚精會神在什麼事情上。

書案上擺著數碟彩沙，從鮮豔的七彩到黑白素色皆有，只見小姑娘正專注地拿起小碟將彩沙撒在桌面精製宣紙上。

宣紙上隨著她撒下彩沙的動作，出現了不可思議的畫像，畫像上的人兒黛眉琉璃眼，秀鼻菱角嘴，笑意染上微瞇的眼，引得唇角上揚，讓整張臉更顯秀媚生光。

眼看著最後修飾完成，即將大功告成，她不禁勾彎唇角，正準備撒下最後一抹彩沙時——

「真醜。」

那把裏笑的嗓音在耳邊響起的瞬間，她還來不及縮手，手已經被一把力道擒住，原本要將沙畫衣服底色上得更勻的白沙全都撒到髮上，瞬間一頭烏絲成了灰白的髮，畫中的嬌俏美人兒瞬間蒼老許多。

她垂斂長睫，難以置信地瞪著花了好幾天、眼看就要完成的畫作，竟如此輕易地被搞砸。

「喏，我幫你補補。」

那把嗓音再次響起，原本被箝制住的手，瞬間得到自由，然後再見那嗓音的主人拿起了紅沙往畫中人的臉蛋撒下。

「瞧，多點腮紅，精神多了，對不。」

她瞪大眼，只見他說的腮紅，在畫作上從眼到下巴像是烙下了兩個大大的胎記，蓋住了秀美的容貌。

眼見精心繪製的畫作被破壞，她怎麼也吞不下這口氣，一把揪住他的手。「小爺！」

「不需要那麼大聲，我耳力好得很。」男人笑得邪魅，掏了掏耳朵，將手中的沙碟往桌面隨便一擱。

「……你很過分，真的很過分！」夕顏氣得小嘴一抿，背過身不理他，然而那甜軟的童音即便怒吼也半點殺傷力都沒有。

「到底是誰比較過分？妳竟然沒到前廳迎接我。」衛凡從她身後將人摟進懷，大手輕撫著她七個月大的肚子。

感覺他倆的孩子就在她的體內孕育著，教他忍不住輕掀唇角。

「人家肚子大，不想胡亂走動嘛。」她扁著嘴。

事實上是二娘並不喜歡她，更不喜歡她踏進葫蘆齋以外的地方，所以為免害他為難，她就盡量避免離開葫蘆齋。

「肚子愈大愈得走動。」衛凡自然知道她在顧忌什麼。

衛家貴為皇商，自然注重門第觀念，二娘是他父親在他母親去世後一年再迎進門的，和他向來不對盤，尤其是再三插手他的親事，令他不快極了。

「等我把孩子生下再說。」能拖就拖，她不想引發他和二娘之間的衝突。

「妳天天窩在這兒不悶嗎？」

「不悶，可以天天作畫多開心啊，可是……」她小嘴一扁，琉璃眼哀怨地睨著他。「你把人家的畫弄壞了。」

沙畫首重顏色疊彩，一旦下錯了顏色，要修補簡直是不可能，而眼前烏絲變灰髮，美人變醜女，氣死她了。

「沒壞，本來就長這樣。」衛凡煞有其事地道，事實上他壓根沒仔細看。

「喂，那是我耶！」她氣呼呼地瞪著他。

「是啊，我看得出來。」他很認真地點著頭。

那身白底大印花的衣著，放眼金烏王朝，也唯有他的葫蘆才這般穿著。

夕顏不敢相信自己在他眼中，竟是長成這副德性。「你……欺負我，不要跟你好了。」她嘴上爭不贏他，企圖起身來個相應不理，然而糟的是，才起身要走就踢到桌腳，教她險些跌倒，索性身後的人將她護得牢牢的。

「小心點。」

夕顏瞪著桌腳，抬腳若有似無地踢了下。「連你也欺負我。」她好可憐，連桌腳都不放過她，害她連逃都不能逃。

衛凡聞言，哈哈大笑。「是妳欺負它，應該是妳跟它道歉。」她從小就是如此，兩隻腳明明就好好的，可是走起路來卻常常踢到東西，要不就是走著走著就跌倒，起身之後，便怪是地上有石頭，要不便是桌腳太凸。

為免她跌倒，他在府內小徑上全鋪上青石板，桌腳全都修得圓潤，然而她這老毛病還是改不了。

「那你欺負我，要不要先跟我道歉？」她氣呼呼地道，但那佯裝凶狠的表情反倒帶著撒嬌的甜味。

「哪有欺負妳？誰教妳沉迷作畫，就連我回來，站在妳身邊老半天，妳也沒發現。」衛凡三兩下便輕柔地將她固定在椅子上，緊密而溫柔地圈抱著她。

「作畫得要聚精會神。」她當然不會聽到任何聲音。

「是啊，所以別作畫了。」沙畫可供她排遣他不在府的寂寞，可沒道理他人

都回來了，結果她還在作畫，更古怪的是——「妳畫自己做什麼？」

夕顏聞言，有點赧然地垂下長睫，咕噥了兩聲。

那聲音微小得教他幾乎聽不見，只好往她嘴邊貼著。「再說一次。」

夕顏逮著機會，拎著他的耳朵大喊著，「這樣你就會記得我漂亮的模樣！」她有孕在身，腰粗了，身形變了，就連臉都變得福泰，就怕改天他再出一趟遠門，回來就不認得她了。

她知道二娘一直要他迎娶自己的外甥女為正室，也聽說他那表妹生得沉魚落雁，是個名門淑女，偶爾也會到府上串門子，只是她不曾見過。如今她要是不把自個兒最漂亮的模樣畫下，天曉得要是二娘硬替兩人定下親事，他有了新人可還會記得她。

衛凡被她吼得耳裡嗡嗡作響，眨著眼睛故意道：「說錯了吧，妳什麼時候漂亮過了？」

她不敢相信地微張小嘴。「……那你娶我幹麼？」

「妳不會傻得以為我是看上妳的容貌吧。」他一臉很吃驚的模樣。

夕顏哪受得了被逗弄到這種地步，粉拳直朝他胸膛打下。「對，我就是醜，醜死了，醜八怪一個，活該倒楣被你取笑！」

嗚嗚……這人的惡劣性子她是再清楚不過，但是她現在心思很纖細，內心很不安，再加上二娘老是牽線要他娶正室，聽說就連那表妹昨兒個都住進府了，讓她無法再像往常與他笑鬧，她真的好想哭。

她知道，他的正室之位不可能永遠懸著，而她永遠只能是他的妾，可儘管如此她還是想要守在他的身邊，不願與人分享。

「誰說妳是醜八怪？妳是我的葫蘆，裝著我的福氣。」他哈哈大笑後，收斂小小報復她忽視自己的小心眼，輕柔地撫著她凸起的肚子。「不管我的葫蘆變成什麼樣子，都是我的葫蘆，我都愛。」

「真的？」她淚眼婆娑地看著他。

「需要我發誓？」

「發誓幹麼？我是怕你下回回來後，就認不出我是誰了。」她被當神豬般地供養著，真的好怕自己變成一頭豬。

「傻葫蘆，不管妳變成什麼樣子，我都會認出妳。」不忍再逗她，他輕吻上她的唇，只為了安撫她的心。

他那沒緣分的表妹在二娘的安排之下，昨兒個登堂入室，就算夕顏一直待在葫蘆齋裡，這些消息恐怕依舊會傳到她的耳裡，教她不安。

「最好是。」

「肯定……」

回憶如風，還在眼前迴繞，他的唇角還揚著笑，幽黑的眼瞳有些失焦，彷彿沉溺在某個過去裡，某段最甜蜜的記憶裡，直到有人在房外輕喚著他——

「爺，暗察史大人入府拜訪。」

瞬地，回憶瞬地消散，在他面前的是空洞的書房，擺設和夕顏離開時一模一樣，不同的是，過了六年了，屬於她的氣味變淡了。

那年惹惱她，他過沒幾日便要出遠門，回來時，他替她帶回彩沙要討她歡喜，可惜……她再也用不到了，然而每年他依舊添著新的彩沙，就為了保住這屬於她的氣息、屬於她的味道。

六年了……他還要用多久的時間，才能讓心底的痛徹底消失？

他面無表情地垂斂目光，桌面上，是她畫的最後一幅沙畫，亦是被他破壞了卻已無法補救的畫。

為防沙畫被風給吹散，抑或被人惡意破壞，在葫蘆逝後，他便以三寸石板覆壓上，不讓任何人窺視，就連自己也瞧不見。

但無妨，她最美的樣子，就在他的腦海裡，永遠不忘。

「爺？」

衛凡緩緩抬眼，環顧四周，閉了閉眼，在他張開眼後，他的眼神不再荒蕪，而是冷沉邪魅，他徐步走出門外。

御門見狀，跟在身後，離開院落外的拱門時，上了鎖。

葫蘆齋，在六年前夕顏死後便已塵封，一年之中唯有幾日才會有下人進去打掃，唯有在春暖花開的春天，夕顏花開時，衛凡才會一再地踏進葫蘆齋裡。

除此之外，不會有人在葫蘆齋內。

衛凡來到主屋的書房，便見敕封的暗察史魏召熒已等候多時。

「魏大人。」

「皇商無須多禮。」魏召熒五官奪目，面如桃花，可惜神態清冷淡漠，眉宇之間透著一股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疏離感。

「御門。」衛凡輕喚著。

御門立刻明白他的意思，從書架上取來幾本帳冊，恭敬地遞給魏召熒。

魏召熒隨手翻著，不一會兒低聲問：「尋陽城的農穫價格有如此昂貴嗎？」

「大人走一趟吞雲城，不就知道結果了。」衛凡徐緩地在他對面坐下，逕自品茗。

他身為皇商，旗下商行不只遍佈金烏王朝，就連臨近的大鄒、西武和齊月皆有衛家商行。而身為皇商的義務，除了每年上繳一筆可觀的稅之外，還得要清楚各處農穫和商貨價格，以供大內的暗察史參考，看地方官員有無貪污之嫌。

而暗察史則是由皇上祕密指派，從六部和內閣挑選出的人才，平時依舊在朝為官，然需要時則是隱藏身分代天巡狩，確定地方官員有無貪污。

誰讓當今皇上最痛恨官員貪污，才會在上任之後，雷厲風行地徹查貪污官吏。

魏召熒垂斂長睫，忖著上個月吞雲大雨釀洪災，大內調派尋陽糧倉賑災，還要吞雲知府以吞雲城的稅賦向其他城鎮購糧應急，豈料幾天前吞雲知府上奏購糧金額不足，然如今卻知曉他是向尋陽城購買……這其間，到底是誰在搞鬼？

思索片刻，他淡聲道：「待我向皇上請示。」

衛凡微頷首，以為他收到帳冊也該走了，不料他卻還坐在位子上，不禁問道：「大人還有何事？」

「皇上要本官詢問，盧家一事，皇商可有對策？」

衛凡聞言，不禁搖頭失笑。「放心吧，一切皆在進行中。」既是他打算親自處理了，還能有什麼問題？

盧家是在尋陽發跡，旗下經營的幾門生意都是與朝廷有關，好比鹽、茶等等得要有朝廷命官監守的生意，和他衛家本來是互不相干，然盧家六年前遷居至將日，還從中搶了衛家一門木材買賣，他原是不甚在意，卻想不到盧家從六年前開始，開始涉足織造布坊、製車養馬等等，搶的都是衛家的生意。

衛家貴為皇商，會有如此不可撼動的地位，原因在於手中幾座礦和鄰國君主對他的禮遇，而在夕顏去世後，他對經商少了幾分幹勁，壓根不在乎有人挖他牆腳，搶他生意，反正有本事就搶，這天底下的生意，又不是他衛家獨門專權所有。

真正教他想要出面收拾盧家是因為他們從年前開始壟斷染料。

染料始用於布匹的染色上，亦可調成漆著色，當然也可以將烈陽城特有的細沙染成七彩。

夕顏偏愛鮮豔色彩，外頭買不到她喜歡的布匹，她便自己動手染出各色嬌豔的花，那白底大紅花的襦衫，放眼金烏，唯有她那般喜愛。而她，只要找不到喜歡的彩沙，甚至會動手染沙。

儘管夕顏不在，但夕顏最愛的彩沙，他依舊收藏，甚至還另闢了一處染坊，研究調配各種色彩，就算盧家打算壟斷染料，也根本影響不了他，但他就是不想吞下這口氣。

只要事關夕顏，他就不會退讓，就盼有一天她的魂魄歸來時，可以瞧見他擺上了數十色的彩沙，就等她回來作畫，留下一點訊息。

忖著，想起夕顏，他不禁苦笑。

六年了，他得要用多少個六年，才能將她遺忘？

六年了，她不曾入夢，是……還在氣他嗎？

夕顏……垂眸尋思他低聲喃著，是訴不盡的相思。

「……衛爺？」

耳邊傳來魏召熒的喚聲，衛凡將臉上神情收拾妥當才抬臉。「既是我辦的事，就沒有不成的事，還請大人轉告皇上。」

「本官知道了。」魏召熒優雅起身，雙手抱拳。「先走一步。」

「我送大人。」衛凡揚笑起身走在前頭。

他需要透透氣，需要讓腦袋恢復冷靜，不該讓任何人發現他的弱點，然而每每入春之後，他的思緒總是被葫蘆拉扯著。

在衛家大門外送走了魏召熒，衛凡轉身欲回大廳，卻聽見背後有人喚著——

「這位大爺請留步。」

那嗓音圓潤如珠，回頭一瞧，是個長髮束環的……一身青衫扮作少年郎狀的大娘，教衛凡不禁微揚起眉。

「閣下是……」

「在下是位行走江湖的術士，路經貴府圍牆外，發現貴府上頭浮現一陣黑氣，所以……」

「御門，送客。」未聽到最後，他已經下了逐客令，頭也不回地往內走去。

後頭傳來那位大娘的吱吱喳喳聲，衛凡充耳不聞。他閱歷豐富，自然也見識過不少奇人異士，但說穿了，裡頭不乏是些招搖撞騙之徒，什麼光怪陸離的軼聞不過是以訛傳訛罷了。

而他，最恨有人挾持他人弱點，招搖撞騙！

夜色混沌，她被無盡的黑暗包圍，腳下虛浮得教她害怕，分不清她是在飛翔還是在墜落，直到一股寒意從腳尖一直往上襲來，冷得教她忍不住張開眼——

昏暗的空間裡，她瞧見了精雕細琢的天花板上，雕飾神獸銜寶石，一看便知道是富貴人家的屋子。她側眼望去，瞧見黑檀木打造的桌腳，鼎形的桌腳雕飾著各式祥獸，漆金描銀鏤螺鈿，那近乎奢華的桌腳讓她看了老半天閉不了嘴，直到一陣冷風從門縫鑽入，教她猛地坐起。

「好冷，這是哪裡啊？」她喃著，嗓音柔嫩如童音。

環顧四周，她才發現原來自己是躺在地板上，看著霞紗窗外微泛的光亮，一時之間教她分不清楚現在是天快亮，還是快要天黑。

而最重要的是——「我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她托著腮，看著身上白底染印豔紅牡丹的襦衫，努力地回想，然而又發現——「……我是誰？」

她用力地回想，卻發現腦袋空白得好嚴重，空白得教她找不到蛛絲馬跡，根本無跡可尋她到底是從何而來，又為何出現在此，而自己又到底是誰。

不管她如何絞盡腦汁的思考，腦袋就是空空如也，而四周也沒半個人，靜謐得教她忍不住站起身，正想要往門外走，眼角卻瞥過一抹身影，嚇得她橫眼望去，只見一面銅鏡擺在右手邊花架邊上，而銅鏡裡——

是她？

她疑惑地走向銅鏡，藉著昏暗的光線裡將自己看個詳實。

一頭花白的髮梳成髻，雙頰有著兩抹大大的紅色胎記，讓人一時之間感覺不出這張臉到底是幾歲。

「我長這樣？」她疑惑地一看再看。

她覺得自己應該是年輕的，可是這張臉和髮……她是老人家嗎？可為何她的嗓音卻像是孩童的一般？

未免忘得太徹底了，就算看到自己的臉，還是勾不起她半點的記憶。

不管了，既然她人在這兒，那就到外頭找個人問，不就得了？如此打定主意，她開門而出，看著靛藍天色微泛著些許的白，微量的光穿透眼前的淡柔白霧，可見白霧後有片林園，遠方有著豔綠伴著小巧白花，吸引著她不由自主走向前。

紅磚牆上爬滿了綠藤，小白花藏在綠葉之間，隨風輕擺。

那紅白綠三色，如此鮮妍豔麗，儘管白霧微佈，卻依舊遮掩不了這色彩，教她伸手輕觸那不起眼的小白花，然才碰到柔嫩的花瓣，小白花竟隨即掉落。

她怔了下，腦袋像是閃過什麼，然稍縱即逝，什麼也想不起。想不起，她也不強迫自己，看著這院落，卻教她狐疑。

這院落有著高聳紅磚牆圈圍住，紅磚牆攀滿了這生氣蓬勃的綠葉白花，且不見鱗亂破敗，看得出來是有人在照料，然而這裡卻不見任何人，彷彿是座被遺棄的院落。

既是如此，她又怎會出現在這裡？

付著，走向這院落唯一的出口——掩上的月形拱門。銅門緊掩著，她奮力推了推，聽見了鎖鏈敲擊的聲音，不禁驚詫地站在原地。

「上鎖了？」這下更教她疑惑了。

這唯一的出口是上鎖的，那她是怎麼進來的？

回頭望去，天色漸亮，白霧漸散，教她清楚地看著這座院落，牆上的小白花逐一凋零，落在蔥綠草叢裡，她腦袋閃過一道靈光，隨即撩起裙襬，沿著圍牆走，邊走邊探手撥開圍牆邊的草叢，走了一小段路，果真瞧見圍牆底下有個小洞。

想也沒想的，她鑽過了小洞，洞外是一整片聳立的綠竹林。

她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唇角微彎。

對嘛，門既是上鎖的，這牆腳裡必定有個狗洞的嘛，要不然，她要怎麼進去那院落？只是她去那裡幹麼？

她邊走邊想，搖頭晃腦地朝小徑走，走著走著，就見不遠處有個小姑娘走來，她微瞇起眼，對這小姑娘一點印象都沒有，正猶豫要不要喚她時，適巧與她對上了眼，然後便聽她尖聲一喊——「妳是誰？」

「……嗄？」呃，這個問題不是那麼好回答。

她正思忖著要怎麼回答，再怎麼問出自己的身分，豈料那小丫鬟已經拉高嗓門喊著，「來人啊，府裡出現了可疑的人，來人啊！」

她不禁愣住。可疑的人？

她哪裡可疑了？如果她不是這府裡的人，她又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？

疑問多得要命，可眼前似乎不是適合發問的時候，因為她瞧見有不少丫鬟、僕役往這兒靠攏探出頭，想也沒想的，她拔腿就跑。

可，該往哪去？

她撩起裙襬狂奔，只能朝反方向跑，瞥見牆腳有個狗洞，她想也沒想地鑽了出去，一出府邸外，依舊是馬不停蹄的狂奔。

雖然她還是搞不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唯一確定的是，她絕對不是這府裡的人。

可如此一來，她根本無從解釋自己怎會出現在那座被上鎖的院落裡。

她邊跑邊想，跑到了剛開市的市集裡，隱藏在稀疏的人潮裡，微光已經開始灑落在這充滿朝氣的城裡，街弄巷旁已出現各式小販，就連不少店家也早已開門做生意。

環顧四周，淡淡煦陽消緩著體內的不安，教她淺抹著笑意。

眼前是再陌生不過的景色，可是暖陽讓她感到自在，彷彿她已許久不曾出現在這陽光底下，已經許久不曾看過生動的人潮和湛藍的天。

「真好。」話很自然地脫口。

儘管不懂自己為何會說出這句話，但她由衷如此認為。

陌生的自己，陌生的城鎮，這一切都很好。

全部都忘光光了這件事似乎在告訴她，一切從這裡開始，這麼想，似乎也沒什麼不好呀，對不。

她好奇地看著四周，就見街角有個小販正頂著一枝稻帚，上頭插滿了糖葫蘆，教她雙眼一亮。

不由自主的，她已經舉步走向那小販，直盯著那一串串紅灑灑的糖葫蘆。

小販一見她便揚笑問：「嬤嬤，妳要買糖葫蘆？」

她一雙琉璃眸也不眨地看著那賣糖葫蘆的小販。

嬤嬤？是在喚她嗎？

她……像嬤嬤？

回想著在鏡中瞧見的自己，似乎還真像是那麼一回事，可是可是……她真的不覺得自己歲數有那麼大呀。

小販見她像是想得出神，正欲開口時，卻聽見咕嚕咕嚕的聲響，教他不禁眨了眨眼，瞧這嬤嬤像是沒什麼反應，不禁搔搔頭，取下一串糖葫蘆給她。

「嬤嬤，這糖葫蘆就算是我送給妳的。」

她猛地回神，這才意識到剛剛那聲響好像是從她肚子冒出來的，而且小販這舉措像是在可憐她似的。

「不是，我……」她下意識地往腰間一按，前前後後摸過一遍後，小臉泛紅地垂下。「對不起，我忘了帶荷包。」

不，是她身上根本就沒有半毛錢吧，但說忘了帶總是比較好聽一點吧。

「欸，嬤嬤妳的嗓音倒像個孩子呢。」她一開口，小販微詫。

「是啊是啊。」所以她應該還很年輕對不對。

「不過這世上無奇不有，有鶴髮童顏，自然也有鶴髮童音。」小販一副見多識廣的模樣，很堅持她就是個嬤嬤。

她洩氣地垂下肩，無力替自己反駁。

「嬤嬤，妳就收下這糖葫蘆吧，雖然填不飽肚子，但至少可以解解饑。」小販熱情地將糖葫蘆塞到她手中。「瞧嬤嬤一身錦衣，家裡該是不愁吃穿，還是早點回家，別讓家中的人擔憂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這人真好，唯有堅持她是個老人家這點不好。「我要是找到荷包了，會把這糖葫蘆的錢還給你的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小販大方又善良，不以為意地擺擺手，一見有人潮靠近，隨即上前招呼著。

她看了眼小販，暗暗將他的長相記下，回頭卻頓時發現，一切從現在開始是

挺好，可問題是她要去哪？

她來自哪裡，又將回歸哪裡？

更糟的是，她身無分文，她要在哪落腳？

回家？

她的家在哪裡？

她的家人又在哪裡？

## 第二章 ·【入府為奴】

她漫無目的地往前走，日頭漸漸昇到頭頂，肚子也叫得更響了，她卻不敢再停留在哪家鋪子前，免得教人以為她是來乞討的。

可是，她真的好餓啊……正想著，就見有兩個乞兒在一家包子鋪前乞討，而這包子鋪的老闆人也不差，送了幾顆包子給乞兒們。

看來這城裡的商家都頗具善心，想乞討一些食物果腹，應該是不成問題，可是……她實在是沒勇氣跟人乞討。

正躊躇，便見要到包子的兩個乞兒走過她身旁，其中一個驀地停下腳步，一臉為難地看著她。

乞兒看起來約莫十二、三歲，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太瘦，所以看起來年紀小，不過五官清秀，眸色黑亮有神，看起來極為聰穎。

她不禁微瞇起眼，懷疑這乞兒認識自己，正要啟口詢問時，卻見他和同伴嘀咕了一會兒，他的同伴便道：「戲武，你瘋了不成，這是咱們今天的伙食，要是不趕緊帶回去給孟婆婆，只怕她又要生氣了。」

「可是若真……」

「你瞧她一身錦衣華服，看也知道是富貴人家，你拿包子要孝敬人家，說不定人家還嫌你的包子髒呢。」叫若真的乞兒，看起來一樣瘦弱，身子沒幾兩肉，可五官格外分明出色，說話老氣橫秋，然目光不善地瞪著她。「我警告你，不要老是在外頭撿婆婆回家，咱們光要養活自己就不容易了。」

「可是，這婆婆的肚子叫得好響，我看她站在這兒很久了，她要是有家可歸，為什麼一直站在這裡？」戲武的直覺告訴他，她肯定是個有家歸不得的婆婆，就像他六年前撿到的孟婆婆一樣。

「你……」若真翻著白眼，很想掐死他。

「婆婆，妳要不要跟我們一起走，雖然只是一間破屋子，可是至少可以擋風遮雨。」不管若真的反對，戲武已經啟口邀請。

她看著兩人，心疼著，卻又不知怎地突然想笑。

瞧，她落魄得要兩個小乞兒接濟她，可他倆明明就長得又瘦又小。

「我真的可以去嗎？」她問。

她一出聲，若真隨即瞪大眼。「妖怪婆婆！長得那麼老，嗓音卻像娃兒！」

她眼角抽搐著。「我不是妖怪，也不是婆婆。」她特別申明，她真的不是婆婆，因為她覺得自己走起路來很輕鬆自在，壓根不像路上迎面走過的婆婆那般老

態龍鐘。

「不是婆婆為什麼頭髮那麼白？」若真不死心地問。

「這……」這一問還真教她語塞難言，抿了抿嘴，她替自己辯駁，「只是白了點，其實我年紀很輕的。」應該……是這樣吧。

「再怎麼年輕，至少也是四十歲的大嬸了吧。」若真不死心地道。

「才不是。」拜託，大嬸？誰家的大嬸體態可以像她這般曼妙纖瘦？

「若真，她應該頂多是三十歲的大娘而已。」戲武自有一套折衷的想法。

「……沒有那麼老吧。」她不想當大娘，她認為自己還只是個小姑娘，只是頭髮白得快了些。「我覺得我應該只比你們大個幾歲。」

若真抽著眼皮和戲武對看一眼，只見戲武依舊不變初衷地道：「大嬸也好，大娘也罷，你要不要跟咱們一道走？」

「戲武……」若真額角的青筋顫著，真想要掐死他。

「好啊。」她笑道。

說真的，要真能有個落腳處是再好不過，否則她真不知道一旦天黑，她得要上哪窩著呢。

若真沒力地閉上眼，逕自走在前頭，懶得睬兩人到底有沒有跟上。

「啊……」她這才發現若真是真的很不歡迎她，而她要真是厚著臉皮去，不知道會不會……

「婆婆，不打緊，若真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他沒惡意的。」戲武像是看穿她的躊躇，趕忙緩頰著。

「我不是婆婆。」對於這一點，她有著莫名的堅持。

「可我該怎麼稱呼妳？」

「呃……」怎麼每個問題都這麼難回答呀？她叫什麼名字？她問誰去。

「對了，我叫戲武，走在前頭的是若真，瞧，他放慢腳步了，就說他只是嘴壞但心裡沒惡意。」

她抬眼望去，果真瞧見若真停下腳步，掃來一記目光，嘴裡不知道喃喃自語著什麼，隨即又逕自往前走。

「妳呢？」他問。

她愣了下，還沒想出得替自己取什麼名字，只能垂眼看著腳尖，瞥見手上還拿著吃完的糖葫蘆梗，想了下，她便道：「……葫蘆。」

雖說不滿意，但要她臨時替自己起名，能取得出來也不錯了，而且，葫蘆兩個字聽起來……還挺有福氣的。

「嗄？妳叫葫蘆？」

「是呀。」她笑瞇眼道。

戲武對上她初綻的笑靨，不禁微怔了下，低聲喃著，「明明是婆婆，怎麼笑起來卻像個小姑娘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沒事，葫蘆姊，咱們快走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他們從城南門而出，來到城郊外的一幢破茅屋前。一路上，她聽戲武說著，他和若真並非兄弟，而是七年前烈陽城發生乾旱，舉家遷移的路上，家人積勞成疾病故，於是兩人從烈陽一路乞討到將日城，也因為七年相處，教兩人情同手足。

「葫蘆姊，就是這兒。」

她抬眼望去，瞧見眼前是幢像是風吹會倒、雨下會塌的破茅屋，就連牆上都有補強過的痕跡，可儘管破舊不堪，但卻是他倆唯一可以遮風避雨之處。

「對了，咱們家裡還有個孟婆婆，她就是真正的婆婆，六年前被我從街上撿回的，她的脾氣原本不好，但這幾年下來倒也收斂許多。」說著，他便輕推開門板，笑喊著，「孟婆婆，我回來了。」

「跪下！」

葫蘆還未踏進屋內，便聽裡頭傳來低斥聲。

「孟婆婆……我又做錯什麼了？」戲武彷彿早習慣她的斥責，臉上笑意不變。

「若真說，你又在街上撿了個祖宗回來供奉了。」

「孟婆婆，不過是舉手之勞，而且當初要不是我在街上遇見孟婆婆，我又怎會懂得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道理？」戲武嘴巴甜，拐彎抹角地哄人。抬眼看向站在孟婆婆身旁的若真，便見他聳了聳肩。

戲武壓根不惱，只因他知道，若真是替他開路，省得沒說一聲地把人帶回家，卻被孟婆婆給轟出家門外。

「你就這張嘴像樣。」孟婆婆面有慍色，但從她的語氣不難聽出，戲武的話聽在她耳裡極受用。

「所以呀，我又替咱們添了一寶。」戲武笑瞇眼，回頭朝葫蘆招著手。「葫蘆姊，進來吧。」

乍聽葫蘆兩個字，孟婆婆先是怔了下，然一瞧見來者，她整個人傻住了。

「妳好。」正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，所以葫蘆扯著笑，希望能消弭對方的不快。「打擾了。」

孟婆婆眉頭皺得都快要打結了，好半晌才問：「妳……打哪來的？」這容貌，這嗓音……這未免太古怪了？

「呃，我……」問題真是一個比一個棘手，慶幸的是，來時路上聽戲武提起他們是一路從烈陽經過吞雲，再到尋陽進將日，所以——「我從尋陽來的。」

隨便挑個地方，應該算是有所交代了，對不。

「是嗎？那妳的家人呢？」

「都不在了。」反正都不記得了，就當作不在好了。

孟婆婆再仔仔細細地將她上下打量過。「她也需要收留嗎？瞧她穿著打扮，怎麼看都像是大戶人家出來的，把她撿回來做什麼？」

「婆婆，我——」

「別叫我婆婆，我頭髮還比你黑。」孟婆婆毫不客氣地打斷她未竟的話。

她不禁無奈地垂下眼，說：「我家道中落，如今連個落腳處都沒有，還請姊姊收留。」改口叫姊姊，真的教她好傷心，不過要是能因此哄得老人家開心，叫妹妹都可以。

孟婆婆瞅著她不語，像是在思索什麼，直到身旁刺人的目光，逼得她不得不抬眼。「瞧我做什麼？這屋子又不是我的，我也不過是借宿罷了。」

「可是孟婆婆是家裡的長輩，總得要先請示婆婆才成。」戲武笑咪咪道，卻彷彿早已猜到答案。

「隨便你，反正我管不著。」孟婆婆不甚在意地說，而後又像是想到什麼，補了一句，「她看起來身子還挺硬朗，上街找找有無工作，還有她那衣裳可以賣錢，記得價格要拉高，至少要賣個三兩銀子。」

「值三兩嗎？」若真睨了葫蘆一眼。

「至少三兩。」她可是出身名門，對那身白底繡織綾羅絕不會看錯。

「可是她這年歲，上街找得到工作嗎？」說到工作，想在這將日城混口飯吃可沒那麼簡單，要不他怎會與戲武至今還在行乞。

一般少年郎在將日城裡，原就找不到什麼像樣的工作，頂多是打雜，再不就是入府為奴，可他們年紀太輕，身形太瘦，人家還不肯收呢。

而對待女子，那就更嚴苛了。

年過二十沒出閣的姑娘，是不得拋頭露面工作的，只能入府為奴，但是要是年紀太大……誰會找個嬪嬪回家當奴？

「到客棧問問。」孟婆婆指點迷津。

總歸一句話，葫蘆終於找到安身之處，至於明天……那就明天再說吧。

若真說的一點都沒錯，想在將日城混口飯吃，絕對不是件易事。

尤其，是她這年歲的姑娘。

她真的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太娘，更何況是個嬪嬪？

「嬪嬪，你這年歲應該要在家中享福了，回去吧。」客棧掌櫃非常客氣地道。

葫蘆真的很氣餒。她的嗓音明明就是柔嫩的童音，可大夥都因為這頭白髮，認定她根本就是個老婦，真是太虧了她。

唉，要不是臉上胎記遮住她的容貌，她看起來年歲也少些，也不會為求工作而四處碰壁。

走出客棧外，看著外頭人來人往，她不禁嘆氣。

要是找不到工作，豈不是真要被若真給看扁了？

可是……找不到工作是事實。她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，卻突地瞧見有不少人圍在一張告示前頭，她忍不住好奇地靠過去，可惜距離太遠，她實在看不清楚上頭到底寫著什麼。

所幸她還未開口詢問，便從身旁幾個人的對話聲中找到答案。

「衛家又要招奴了。」

「算了算，也差不多是時候了，半年一回嘛。」

「衛家可是王朝皇商，當然可以半年就將府裡的下人給換過，而且不買終生契，時間一到就給一筆可觀的餉銀，這半年一到，衛家簡直成了寺廟，引得大批姑娘前去。」

「聽說有人半年契一到，一見那餉銀太可觀，想要再續契，可衛當家卻壓根不肯。」

「衛當家自然不肯，他既會採取半年一次招奴的方法，那就代表他府裡肯定有什麼祕密不肯讓人知道。」

「這衛家裡有什麼祕密？」

「這個嘛……」

壓低的對話聲，隨著葫蘆走遠，被她拋在腦後。其實她本來想問那些人衛家在哪的，可是瞧他們聊得那麼愉快，她倒不好意思打擾了。

反正他們說會有一大批的姑娘前去，那她跟著走不就得了？

葫蘆的算盤打得可響了，跟著一些姑娘的腳步前往城東，果真遠遠的就瞧見一排人龍，儼然像是要上山進香似的。

她乖乖地跟著前頭的姑娘排著隊伍，安安靜靜地等著。

「不會吧，這婆婆也要應徵奴婢？」

她聽見有人低語，無奈地閉眼嘆口氣。別聽別聽，這全都是他人的無心話語。

「她以為衛當家是想要聘個姥姥不成？」有位姑娘掩嘴低笑著。

喔喔，有點過分了喔！怎能以貌取人咧？她只是頭髮白了一點，事實上她身強體壯得很。

「妳們全都誤會了。」突然有抹嗓音非常具有同情心地殺出。

葫蘆微乎其微地揚笑。瞧，世間處處有溫情的嘛。

「不然呢？」

「瞧她那身補丁，看也知道她是要到衛家乞討的。」話落，人龍裡隨即爆開陣陣訕笑聲，引得前頭側目。

葫蘆驀地張大眼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
這些姑娘家也未免太沒規矩了，竟這般取笑人。

她這衣裳雖有補丁，但可是乾淨得很，她不過是要討份工作，竟被如此恥笑

可是真要她反駁……好麻煩，要是在這兒吵起來，對誰也沒好處，於是她努力地眼觀鼻，鼻觀心，靜心而處。

眼前真正重要的是她需要一份能養活自己的工作，總沒道理倚靠戲武和若真養她，對不。

退一步海闊天空，沒有什麼好爭的。

於是她充耳不聞他人的訕笑，靜靜跟著隊伍往前，直至來到衛家總管面前。

衛家穿堂後是大片的石板廣場，到處可見綠林，遠處幽徑上正有迎春和各色杜鵑爭奇鬥豔。

她站在大門外，直朝裡頭望去，卻突地聽見細微的聲響說道：「別想插隊，到後頭排隊去。」

話落，聽見了哎呀一聲，她回頭望去，就見一位姑娘被推倒在地。那姑娘長髮紮成辮，身上有些髒污，感覺上像是家道中落的千金，然看她的五官，又覺得年歲似乎是大了些。

沒多細想，她上前扶起了那姑娘。「妳不礙事吧。」

那姑娘站起身，像是嫌棄般地撥開她的手。「我沒事。」她的態度淡漠，清美面容沾上塵土，看起來有幾分狼狽，然那與生俱來的高傲氣質，不允許太過低下的人靠近自己，可是目光卻不住地朝衛家裡張望，面色有些難堪卻還有更多期盼。

葫蘆見狀，摸摸鼻子，覺得自己好像太多管閒事了，可是既然都插手了，那就——「妳和我一起排吧。」她沒什麼心眼地拉著她一道排。

「排什麼？」

「妳不是要到這兒找差事的？」葫蘆問得理所當然。

如果不是要找差事，幹麼直往裡頭眼巴巴地瞧？

「我才不是……」

「走吧，往前走吧。」葫蘆不管後頭有人抗議，不由分說地拉著她踏進衛家。

而衛家總管就坐在石板廣場的小桌前，垂眼正寫著什麼，壓根也沒抬眼瞧她，教她說話也不是，不說也不是。

不過，這衛家總管不只是個姑娘，還好年輕呀，看起來大約只有雙十年華，面貌極為姣好，想不到竟已是一府總管了。

「叫什麼名字？」衛家總管輕聲問著，眉眼不抬。

「我叫葫蘆，尋陽人氏，原是來依親的，然而卻依親不成，知曉衛家只要半年契的奴，所以想要賺點盤纏回家。」她將之前在腦袋裡演練過一次的說法快速說出，那小臉表情再誠懇不過，那語氣甚至透著哀求，再鐵石心腸的人都要被她這把嗓音給軟化不可。

「……葫蘆？」衛家總管驀地抬眼，怔愕不已地看著她。

這名字和那把嗓音……教人久久轉不開目光。

「是。」葫蘆揚著笑，但那衛家總管臉色忽青忽白，變幻快速得教她摸不著頭緒。唉，就知道名字不能亂取，可天曉得她那時候手中只有串糖葫蘆的梗，只好隨口這般稱喚著。

「……妳想要入府為奴？」

「是的，總管。」她趕忙道。

瞧那眼神，她就知道總管肯定是被她一頭白髮給嚇住，是說……呃，怎麼總管現在的眼神似乎更驚詫了？

葫蘆以為那衛家總管真把她當成姥姥，趕忙解釋，「其實我只是頭髮白了，但實際上我今年只有十六歲。」

衛家總管上上下下地將她打量過一遍，暗笑自己的想法太過荒唐，隨即抬眼

問她，「……妳真能幹粗活？」

「我可以的！總管大人，舉凡是要挑柴打水洗衣灑掃全都難不了我。」就怕不被選用，她什麼謊都扯得出口。

衛家總管直睇著她那雙蔥白如玉的手，心裡不信要是她真幹慣了粗活，這雙手也未免保養太得當了。這人……

「如霜。」

正垂睫忖度時，聽見一抹陌生又有些熟悉的嗓音，教衛家總管抬眼望去，在見到葫蘆身後的人時，驀地站起身——「表小姐？」

「……表哥在嗎？」顏芩面色難堪的垂著臉問。

「爺正在府中。」如霜瞧她一身狼狽，隨即開口道：「還不趕緊請表小姐到大廳等候，差人通知爺一聲。」

站在她身後的丫鬟聞言，儘管不識得她是誰，也趕忙向前迎著她往大廳。

這一幕教葫蘆傻了眼。哎呀……這下糟了，原來人家不是要當奴，而是和這府裡主子有親戚關係的，難怪那氣質就和尋常姑娘不同。

是說……她把主子當奴，會不會影響她得到這份工作？

「好了，今天就到此為止。」如霜收回落在顏芩背影上的目光，眸光銳利如刃地看了葫蘆一眼，隨即宣佈要府內丫鬟請排在後頭的姑娘們離開。

後頭爆開陣陣遺憾的嘆息聲，葫蘆則是直盯著收拾桌面筆墨紙張的如霜，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得到這份工作。

如霜一切收拾妥當後，赫然發現她就站在身側，不由得問道：「妳還待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「咦？」這口氣，難道說……「總管大人，我真的可以幹活的，妳相信我，求妳幫幫忙了。」

太陽都快下山了，她真的不想回家吃閒飯。她明明就身強體壯，沒道理找不到工作的！

「葫蘆姑娘，府裡的丫鬟缺額已經……」

「如霜！」

如霜話未盡，身後揚起細軟的嗓音，接著一抹柔白的小小身影隨即撲到她的腳邊。「爹爹呢？」

如霜面有難色，蹲下身又是笑又是哄著，「小姐，爺正在書房忙著呢，方才還有客人上門拜訪，爺是抽不出身的，小姐不如先回西廂用膳。」

「不要，爹爹不陪我吃，我就不吃。」巴掌大的小臉，五官深邃精緻，可以想見長大之後必定是個美人兒，可現在她小臉皺得像顆小包子似的，淚水在眸底打轉著，小嘴抿得快要消失不見，看起來逗趣極了。

那模樣，教葫蘆忍俊不住地笑出聲。

笑聲引起衛家小千金的注意，抬眼與她對上眼。「妳是誰？」

如霜見狀，本要葫蘆先離開，豈料她卻是蹲下身，輕撫著小姐的臉。

「多漂亮的小臉，皺得都醜了。」

衛玲瓏直瞅著她，像是有些意外她碰觸自己，隨即朝如霜問著，「她是府裡的丫鬟嗎？」

「小姐，她不是。」

如霜的回答，如刀般剗進葫蘆的心底。

唉，結果與她想像的一般，待會回去她真不知道要怎麼面對戲武和若真了。

「那就讓她是。」衛玲瓏話一出口，隨即抓著葫蘆的手。

葫蘆意外地看著她，直覺得這小手好軟好暖。

「小姐……」如霜面有難色地道。

「我不管，我要她留下陪我吃飯。」小嘴抿得死緊，小手緊握著葫蘆的。「我不要再一個人吃飯了。」

那說法彷彿她被冷落許久，沒有爹疼娘愛的，教葫蘆不捨極了。

「小姐……」如霜看向葫蘆，良久，無奈地嘆口氣。「既然小姐這麼堅持，那就這麼做吧。」

她的答允，終於教衛玲瓏展開笑靨，親熱地拉著葫蘆，說：「走，妳陪我吃飯去。」

葫蘆被拉著走，只見如霜眸色微冷地看著自己，隨即又招來丫鬟低語幾聲。

唉，她只是頭髮白了點，又不代表她是壞人，犯得著用那種眼光看她嗎？

衛家大廳。

「顏芩，妳不要緊吧。」

原本侷促不安的佝僂身影，在聽見那淡漠卻又隱含關注的話語後，高懸的心終於安下，回頭，泫然欲泣地注視著來者。

「表哥……」那梨花帶淚的神情，我見猶憐。

「盧家發生的事我都知道了。」衛凡神色淡漠，卻多了更多無奈。「表妹既然來了，那就安心待下吧。」

「多謝表哥。」她一副萬般感謝，淚流不止的模樣。

「打理西廂旁芙蓉居，讓表小姐先行梳洗。」他淡聲吩咐著，丫鬟立刻應答，不敢怠慢，只因那芙蓉居可不是隨便人能入住的，於是將顏芩視為上賓招呼著。

走過衛凡身旁時，顏芩矜持又感恩地睨了一眼，隨即垂著螓首跟著丫鬟而去。

衛凡淡睨一眼，心裡已有計較。

「爺，讓表小姐住進芙蓉居，這……」御門忍不住出口問著。

要是尋常賓客，西廂的客房便已夠用，不至於要人特地打理已逝老夫人住過的芙蓉居。

「我的心思，你要是猜得中，不知道該有多好。」衛凡煞有其事地嘆道。

顏芩離開盧家，那是因為他派人牽了條買賣給急於在盧家建功的顏芩，再翻手買空賣空，讓顏芩替盧家虛擲了八百兩，會被趕出府，不過是剛好而已。依顏

芩高傲的性子，絕計不會回顏家，而選擇投靠他，只有兩個可能。

一是盼他施溫情，讓她能夠得個小妾之名安身，二則是……身為盧家探子扮可憐，而她的舉措已經讓他知道，她選擇的是哪一條路。

那麼，他會成全她。

CRESCENT FAMILY